

落清 L U O Q I N G ————— Z H U 著

谈情
说案

-03-

一 嫌疑 心 上 人

男友力满值的刑警队队长
遇见倔强女记者

从互相嫌弃到
怼·出·感·情

SHAONAO
TIANMI
烧脑甜蜜
的刑侦探案故事
xiangyiran
xinshang
ren

嫌疑人谜之闯入
秒变心上人

“刑事新闻记者不适合你。
‘言太太’这个职位你觉得如何？”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瓣心 上人

落
清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嫌疑人,心上人/落清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9

ISBN 978-7-221-14714-1

I. ①嫌… II. ①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1137号

嫌疑人,心上人

落清 著

出版人:苏桦

出版统筹:陈继光

选题策划:大鱼文化

责任编辑:唐博

特约编辑:伍利

装帧设计:刘艳

内页设计:cain酱

封面绘制:Miss_Y木易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550081)

印刷: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字数:198千字

印张:9

版次:2018年9月第1版

印次: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21-14714-1

定价:32.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731-86300881



有爱的青春陪伴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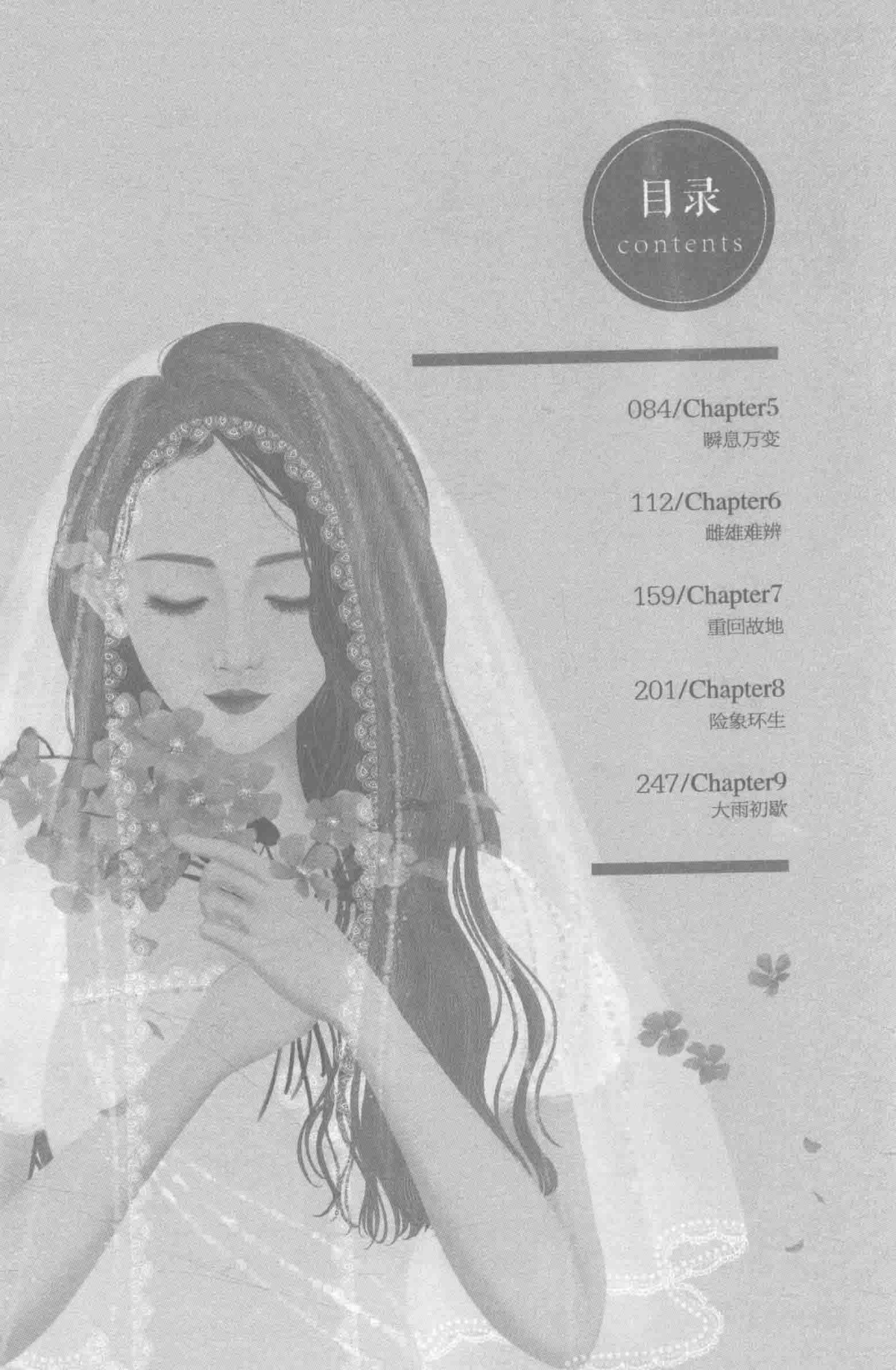
初次交锋

独家记忆

暗潮翻涌

情深意动





目录

contents

084/Chapter5

瞬息万变

112/Chapter6

雌雄难辨

159/Chapter7

重回故地

201/Chapter8

险象环生

247/Chapter9

大雨初歇



Chapter I

初次交锋

/ XIAN YI REN, XIN SHANG REN /



深夜，时针已经指向凌晨三点。

市公安局二楼的办公室灯火通明，审讯室外坚守着几名便衣，想是已经忙活了一夜，此刻皆是一脸疲态，时不时地往审讯室里头瞧，好像巴不得下一秒里面就能问出个所以然来。

室内，灯光昏暗，方方正正不大的空间里坐了两个人，男人的脸在逼仄的光线下显得尤为坚毅，给人一种无法说破的固执感，他就这样直视着面前的女孩，然而后者无动于衷地低着头。年轻的姑娘长着一张很是好看的脸，此时却面无表情，垂着的眼睑轻颤，旁若无人的样子。像是一场无声的博弈，好像谁脸上先有了表情就算谁输似的。

“他们这样子持续多久了？”刚汇报完工作回来的刑警队队长言律走到窗口，双手插入口袋，倚在窗口往里看。言律眉清目秀，鼻梁



高挺，看着很斯文的一个人，可办起案来雷厉风行、不拘一格。所里刚来的几个文职小妹妹起初还被他的外表蒙骗，对他芳心暗许，可时间久了，愣是一个都不敢主动向他献殷勤，生生被言队在刑警队除了工作概不往来的言论止住了示好的脚步。

老王挠了挠头，没好气地回他：“从这个宋医生进去之后就一直维持这样子了。老大，他们在玩一二三木头人的游戏吗？这两个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们刑警队的案子，为什么要让个法医来问话？”

“这个宋医生在美国也破过不少案子，今晚这是上头的意思，你们就当例行公事，不用放在心上。”

“他一个法医，居然敢在我们老大前面审人，他面子能有我们屡破大案的老大面子大？”另一边号称局里最会撩妹的白岩随口接了那么一句，就见审讯室里像被点了穴的两人终于有了动静。

宋思昀解开西装的纽扣，微微靠向身后的椅背，不亮的光线下，是令人无法回避的眼神。

三天前，红城发生一起命案，死者刘桂明，二十七岁，男，摄影师，本城人，生前并未与人结仇，一直本分生活，被发现死于自己家中，初步鉴定为农药中毒。警察在死者家中发现一封遗书，是死者写给一个叫S的人，从内容来看，可以判定这个S是位女士，然而经过多番查访证实，死者单身，且没有交往的女友，据他身边的好友介绍，刘桂明醉心事业，无心感情，更没有什么十分要好的女性朋友。

就在八小时前，警方正苦于无新线索之际，本城发生了第二起命案。死者陈立言，男，二十七岁，中学语文老师，被邻居发现死在家中，和刘桂明一样，死于农药中毒。警察在他家中发现一封写给S的情书。

两个身份背景截然不同且根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人，却死于同一种原因，认识同一个S，这让案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案发现场有一名新闻记者，与其他现场记者不同的是，这个看上去有些瘦小的女孩子明明看上去害怕得要死，手抖得几乎都拿不稳相机，却一遍遍按着相机的快门键，一副根本停不下来的架势。

言律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了她挂在胸前的工作证，中文名下面以拼音S开头的姓异常显眼。他暗中观察了她许久，能被派来案发现场的记者，一般都是刑事新闻记者，而一个有经验的刑事新闻记者却在拍摄现场照片的时候表现出不专业的恐惧，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他不动声色地向她靠近，直至她的镜头被他完完全全地挡住。

这时，围观人群中似乎有人认出了她，指着她大声嚷嚷：“我想起来了，当时陈立言被指性骚扰女学生的报道就是这个记者写的，这个记者以前还在陈立言家楼下蹲过点。”

他看向说话的人，拧眉问：“你认识陈立言？”

“大家都是街坊邻居，这栋楼就这么丁点地方，哪有什么瞒得过的事情，要说陈立言后来被学校开除，全拜这个女记者所赐。”

言律再次看向面前的女孩，此时她已经收起刚才的恐惧，变得淡定、从容。她放下相机，准备收工，他却挡住了她的去路，伸手扯过她的工作证。

“桑鹿？”

“有何指教？”桑鹿的声音清清冷冷的，听上去完全不带一点点温度。

“请你配合我走一趟，我需要了解一下关于陈立言案件的相关情



况。”

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但他已经强硬地让人让开了一条道来，车子开到她面前，逼得她不得不上车。

再然后，她就被请进了审讯室。可不过一根烟的工夫，言律就错失了审讯她的时机——上头来了电话，说这个桑鹿谁都不许审，得等宋思昀到了之后他亲自审。

宋思昀，言律一早就听说过。听闻这个宋医生常年驻扎纽约，几年也回不了几次国，在纽约法医界因协助警察破过几个大案子而颇有名气，局里的领导对此人赞不绝口，早就想把他挖过来。听说前阵子他回国后，局里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居然真的等到了这尊大佛点头，上头因此乐开了花，对宋思昀可谓是有求必应。

他透过厚重的单向玻璃看向审讯室里的宋思昀，虽还未打过照面，但隐隐已经能察觉到此人不好应付。

“为什么会出现现在案发现场？”漫长的沉默中，宋思昀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中透着低沉，却一个字一个字打进桑鹿的心里去，“刑事新闻不是你负责的板块。”

桑鹿没有任何动静，对他的话置若罔闻。

“桑鹿，你自己的情况你自己清楚，强迫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不要以为自己的这些小聪明永远都能派上用场，你……”他话还没说完，就见桑鹿猛地抬头。

她眼里的倔强宋思昀再熟悉不过。

“宋医生，你现在是在审嫌疑犯吗？”

宋思昀不为所动，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她：“桑鹿，学不会锦上添花，



至少也该学会不给人添麻烦。”

“宋医生大可装作不认识我，况且我又没犯事，只是被请来问话而已，怎么就变成给你添麻烦了？”

“你认为这两个案件当真是独立案件？你认为你能够独善其身？桑鹿，这么些年，除了脾气更加固执之外，我认为你完全没有一点长进。”他毫不客气地对她一阵嘲讽，好像这么数落她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桑鹿对他的指责不怒反笑：“拜宋医生所赐，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恐怕我都不会有任何长进。我也很好奇，究竟是什么让宋医生总有一种能治好我的错觉？宋医生你也只是一个法医，精神科的病还轮不到你来治吧！”

二十分钟后，审讯室的门开了。

宋思昀手里多了一份记录文件，出了门看了一圈，最后把目光锁定在言律身上。他过去把文件递到言律手里，将情况讲了个大概。

大约一个月前，死者陈立言因为骚扰女学生被学生家长举报，当时新闻闹得很大，负责跟这条新闻的正是刚回红城没多久的桑鹿，为了找到确凿证据证实陈立言的不法举止，桑鹿整日整夜地跟着他，最后终于拍到了关键性的证据，后来新闻一上，震惊全市，陈立言被学校劝退，身败名裂。那之后桑鹿就忙别的新闻去了，直至这次命案发生，桑鹿被指派到案发现场工作，才发现死者居然就是当时自己跟踪报道过的陈立言。

别说言律，就连桑鹿自己都觉得谜之巧合。

“那陈立言家中发现的写给S的情书又该作何解释？”言律发声质问，一点也不给宋思昀面子，一旁的几个人吃瓜群众似的看着好戏。



“言队，这是你的工作职责，我只负责让尸体说话，不负责过度解读。”

言律浓眉微一舒展，往上轻轻一挑：“原来宋医生还知道自己的工作范围啊，我以为宋医生忘了自己是个法医。”

宋思昀心下了然，言律在对他抢先一步问桑鹿话表示不满，然而他并不在乎，漫不经心道：“言队如果对我这份记录不满意，可以再进去审一遍，什么时候放人不是言队一句话的事吗？”说罢，掉头走了。

言律冷嗤一声，双手插入口袋里，面对宋思昀的背影大声对身边的白岩吩咐：“小白，放人。”声音大得几乎整个走道都在回响。

“老大，你真不审里头的人了？这姓言的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啊。而且这两人明显认识，你就这么放人了不太好吧？”白岩忽然有点不明白自个儿老大了，他老大的做事风格不是这样的啊。

言律瞥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里头的这位可是宋太太。”

话里别有深意。

宋……宋太太？

白岩尚未反应过来，言律已经消失无踪。

在场的几个人面面相觑。难怪宋思昀这么匆忙赶过来，不对，方才那两人同对方说话的语气可是恨不得连陌生人都不是啊，竟然是夫妻？

可是，言律又是怎么知道的？

桑鹿出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她只犹豫了十秒，就决定直接赶回报社。刚迈开步子，一辆黑色的轿车就停到了她面前，车窗缓缓而下，露出言律那张似笑非笑的脸。

这张脸让桑鹿分外不舒服，较之昨夜就着灯光看到的样子，此刻在敞亮的光线下，他一张清爽的脸迎着光，看上去却更加让人有压迫感。

她不由得在心里喟叹：可惜了这样一张吸人眼球的脸。

“宋太太，要我送你一程吗？”言律一手搁在车窗上，声音清冽得像冰泉。

桑鹿眯起眼：“这里没有什么宋太太。再见。”

她话音刚落，毫不含糊地从他车前直接走过，完全没有半点要逗留的意思。

言律习惯了和罪犯斗智斗勇，自然也能对人心窥探一二，这个女记者似乎对她和宋思昀的关系异常敏感，并且十分不愿意承认。

言律嘴角微弯，有点意思。

桑鹿回到报社。

离上班时间尚早，除了几个加了一晚上班的同事外，整个办公区域静悄悄的，她回到自己的座位开始着手整理昨晚的稿件。其实在镜头对准死者的时候，她不敢相信这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自己曾经追查过的人竟然变成了一具尸体。

九点整，她被顶头上司简思瑜喊进办公室。

老实讲，桑鹿对简思瑜没有任何看法，不喜欢也不讨厌，可显然简思瑜对她颇为不满。

“报道呢？”简思瑜那张妆容精致的脸上，两弯精心化就的眉毛此刻紧紧挤在一起。她起身，双手撑在桌面，踩着高跟鞋的个子比桑鹿高出不少，居高临下地紧盯着桑鹿。



桑鹿低着头，慢声细语地说：“昨晚出了一点状况，我被带进公安局问话，耽误了。”

这不卑不亢的语气惹得简思瑜一阵不快，桑鹿来社里不过半年，她从未见过这么孤僻的女孩子，没有社交，也从不与人亲近，平常连玩笑都懒得开，一板一眼的，在旁人眼里极不讨喜，可这姑娘倔强得很，工作起来连男人都自愧不如，她想不通，当初这姑娘是怎么入宋思昀法眼的，他一定是瞎了。

“桑鹿，我请你记住，新闻讲究时效性，现在所有媒体都已经铺天盖地地在报道这个案子，我们《早报》却还在报道昨天哪家的狗丢了、今天哪家公司又拖欠工人工资，你觉得这样显得我们报社特立独行是吧？”简思瑜几乎是咬牙切齿，更可恨的是站在对面的桑鹿却依旧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好像自己在跟一个木头说话。

“主编，我知道了，下次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桑鹿终于抬起头来看向简思瑜，嘴上承认着错误，脸上却半点愧疚之意也没有。

简思瑜有些气结：“你这样的性格是怎么被宋思昀看上的？”

乍听到宋思昀这个名字，桑鹿的表情明显一变，眼里也渐渐开始有了些生气，她张了张嘴，半晌才道：“那你这样的性格，不也没被宋思昀看上吗？”

简思瑜脸色突变，没想到一个小丫头，还是自己的下属，居然敢这么跟自己说话，刚想开口训斥，手机铃这时猛然响起。她瞥了眼来电显示，表情有些微妙，立刻请桑鹿出去。桑鹿也不含糊，转身一溜烟就没了踪影。

是宋思昀的来电。

她深吸一口气，微微笑，接起来：“思昀。”

那头宋思昀刚换上白褂子，边检查解剖用具边问简思瑜：“是你把桑鹿调去做刑事新闻的？”

“你觉得我是这种不讲人情的上司？桑鹿没有告诉你，是她主动要求去做刑事新闻的？”

“桑鹿不能跟这方面的新闻，这件事你不是不知道。”

简思瑜笑：“那又怎么样呢？她觉得自己能够胜任，你凭什么否定她？宋思昀，你不能永远把她看作是当初的那个孩子。”

“作为了解她的人，我并不赞同她做相关新闻。”

“作为上司，我认为以她的业务能力完全没有问题。”

两个人僵持不下，下一刻，她就听到听筒里传来忙音，耸了耸肩，挂掉电话。一言不合就挂电话已经成为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宋思昀向来不多说废话，她早就习惯了。

这一天桑鹿心情极差，莫名其妙，倒不是因为没有及时发回稿子，大约是因为临出来时简思瑜接到的那通电话，看当时她的表情，她猜测来电人十有八九是宋思昀。她太知道简思瑜的心思了，如果说这世上有谁能将骄傲的简思瑜收服的话，唯有宋思昀一人。

没想到下了班还不省心，桑鹿一出大楼的门，就被堵在了门口。

言律相貌不凡，器宇轩昂，一件米黄色风衣，里头配一件白色衬衫，愣生生被他穿出了模特效果，站在那里异常扎眼。她扭头想装作没看见走掉，却被他一个箭步拦住了去路。

下班高峰期，社里的同事一个个鱼贯而出，大概是桑鹿独来独往的名声在外，身边忽然出现一个男人，不由得让人注目。



言律有着先天的身高优势，完完全全堵住了她的去路，只听他意味深长地问：“桑记者，街角对面有家新开的意大利冰激凌店，你要不要去尝一尝？”

她抬眼望进他漆黑的眼底，一脸漠然地回答：“言队，我不吃甜食。”

“没关系，我吃。”他颇有耐性，语气里却是不容推却的强硬，“桑记者，你也不想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跟你讨论一些关于你的私事吧？”

桑鹿猛地瞪他，一双眼睛圆圆地睁大，像是恨不得吃了他似的。

他压低声音在她耳边引诱：“我一贯不跟外人讨论案件，但是今天心情不错，桑记者有没有兴趣一起探讨探讨陈立言？”

真是直抓要害，任何一个记者都不会放弃可能抢夺到独家的机会。

她就这么被他拐进了冰激凌店。

此刻，言律面前是五颜六色的单球冰激凌，她面前却是一杯清咖。

“言队，你要找我谈什么？”桑鹿靠在椅背上静静看他瞬间干掉一个冰激凌球，心想这人完全不像那个生人勿近的刑警队队长。

“这儿的冰激凌味道真挺正宗的，跟我前年在意大利吃的几乎一模一样，你要不要尝尝？”言律将其中一个颜色的冰激凌球推到桑鹿面前。

桑鹿微微皱了皱眉，重复了一遍：“言队，我不吃甜食。”

“你一个小姑娘，怎么一点都不可爱？”言律又舀了一勺冰激凌，淡淡瞥她一眼。

“言队，我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你要是真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当然是有事才来找你，难道还能是特意找你约会？”

桑鹿瞬间被噎住，这和她听说的言律差得太远了，一个屡破大案的刑警队队长，她原以为应该是不苟言笑、沉默寡言的。

“我们先来说说三天前发生的第一起案件。桑记者，你认识死者刘桂明吗？”

“不认识。”她老实作答。

“那我换种问法，你们有过什么交集？你报道过他吗？”

她拧眉仔细地想了想：“我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报道，这算交集吗？当时我的同事接到爆料，说刘桂明前几年获奖并使他在圈里打开知名度的那组照片是剽窃的，我的同事对此事进行了全程跟踪，到最后出稿件时，因为他老家突发急事，所以委托给了我，我只负责了最后的组稿。”

“刘桂明因此惹上官司，赔了一大笔钱？”

桑鹿盯着他，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

言律慢慢收敛了刚才的笑容，眉眼间是道不清的冷意：“你就没有想过这两个案子的关联性？为什么两个曾经生活工作无忧却都因你的报道而身败名裂的人最后会相继死于自己家中？为什么他们家里好巧不巧都留有一封写给S的遗书？为什么更不巧的是桑记者你姓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S？”

他一连抛出好几个为什么，那双墨黑的、仿佛永远看不到底的眼睛直直盯住她。她也看着他，这个时候才终于明白了他的来意。

“言队的意思是，这个S是我？”

“我的意思是，桑记者，你是不是结了什么仇？这两个案子这么明显的指向，让我不得不怀疑有人想把你拖下水。”他说着，拿出那